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北方，有这么一个村庄。

由于十年文革，给这个村庄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伤害，那个阶级斗争理论，使村民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分成两派，你斗我我斗你，势不两立。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打架斗殴，家庭、家族的和谐破坏了，村民之间关系紧张，农业生产落后了，两派之间的人，你告我我告你，整天跑乡跑县，成了十里八乡公认的“派性村”、“告状村”，被称为“硌扎村”（方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轮大法开始传进了“派性村”。当了多年村干部、曾经状告别人自己也被别人告、深受文革毒害的全真（化名），读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心潮起伏，百感交集：师父讲的法理是宇宙间真正的理啊！回想多年来自己的言行，全真感到惭愧了，真是害人害己，虚度光阴；幸亏得到了法轮大法，一定要痛改前非，做一个按照“真、



善、忍”去做的修炼人，一修到底。全真学习几遍《转法轮》后悟到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这个法理，认识到自己应该首先去掉派性，从内心里真诚地同原来不合的人搞好关系。他有的上门同过去所谓的“仇人”谈心，检讨自己的过错；在街上碰到过去不说话的村民，主动搭话，报之以微笑；有的捎话给对自己有成见的人，把友善传递给对方；诚挚地向村民们表示，自己已经修炼法轮大法了，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言行，把全村的人作为亲人对待，善待每一个人。

天长日久，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人们互相沟通，消除恩怨，往日的仇人变成了朋友；过去把告状当作家常便饭

的人，自觉地烧毁了状纸，向对方道歉，成为户帮户的对子户。“派性村”全变了，全村出现了和睦相处、互帮互让的和祥局面。常言道：“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人们看到过去的干部都修炼法轮功了，而且变得那么善良友好，打心眼里开始向往法轮大法。从此，村里人三三俩俩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到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前，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们早晨集体炼功，阴天下雨时或者晚上集体学习《转法轮》。法轮大法不仅使他们得到健康的身体，更得到了心性的升华，他们按照“真、善、忍”去处理关系，对待一切，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整个村庄里，家风变了，村风变了，儿女孝敬老人，媳妇孝敬公婆，兄谦弟让，邻里互敬，一心搞生产、抓经济，没有了偷鸡摸狗、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搬弄是非人的市场。邻村的人们也愿意同这个村的人们交往、做生意、攀亲戚，十里八乡都改称这个村为“法轮功村”。◇

欧洲议会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明慧记者综合报道）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规范欧洲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性决议案，以及有关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动方案。该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记录的调查证据，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此及其它相关案例进行调查，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做出报告。

决议案发起人，欧洲议会议员米洛斯拉夫·米克拉斯克本是一位医生，从《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中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后，他表示：“书中的部份内容已经让我震惊，惊骇。我强烈反对这种行径，只因为有人需要器官，就把另

一群人杀死。无论在哪里，包括在中国，我想我们都应该站在人权那一边。”

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人民党议员彼得·黎斯先生表示，乔高和麦塔斯先生的报告让他们深感忧虑：“从任何原则上讲，这（暴行）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这些原则不只是在欧洲，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这种行径。”

曾是芬兰环境和发展合作部长的绿党议员萨图·哈西女士则说：

“我觉得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有组织性的犯罪，堪比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纳粹。”

乔高先生表示决议案的通过让他受到鼓舞：“决议被六百多名欧洲



《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封面

议员通过，这绝对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还能完成更多的事情。整个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变化，我想中共当局应该作出个决断了。我希望很快，他们就无法奢望人们再去相信他们的荒谬之词，说什么（活摘器官）并不存在，或是说大卫·麦塔斯和我这样的人在反华。（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有着最高的敬意，他们都很勤劳，在很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 ◇

一九八一年秋，我在单位受公伤，二三四腰椎压偏、五腰椎压两半、颈椎压缩性骨折。两手常年麻木，因怕坏死，两手经常拿两个空心铁球，合起来一斤多，用于活动手掌。因腰伤睡觉不能翻身，一年四季睡觉总是平躺着。一年后医生让扎钢背心，前边是整块牛皮，后边是五公分宽的牛皮条子固定四块钢条，也叫钢围腰，不分昼夜扎在腰上。每两年多因牛皮被汗水浸后腐烂就需要换一个，每换一个，因为边角硬，上边卡肋骨、下边卡胯骨，都得遭一个多月罪，一共换了六、七个，腰部的皮肤都被捂破好几次，脱掉好几层，夏天加上汗水真是煞得难受。

一九八三年，我因走路腰痛，到商店组装了一台特种自行车——前轱辘大后轱辘小，坐在车座上两脚能站在地上。后来脸上开始长疔毒，身体也又肿又痛。经检查是因脊神经受压导致右肾萎缩（已经没了）不能排毒，造成坏血，医生叫吃犀黄丸，得吃纯的，小拇指盖大小，每丸五十二元五。犀黄丸毒性大，每天只能吃一、二丸，一周就得停药，吃一周只管一个多月，接着还得吃；因属凉药刺激胃，还得吃胃药或打吊针。

这样三年多就把胃肠弄坏了，整天闹肚子，吃多热的东西到胃里也象冰一样，吃中西药、打吊针，胃还是疼。找专家检查，说只能维持，没啥好办法，但可以试试偏方：吃东西前先喝热酒，从嗓子眼儿到肚脐眼儿喝热为止，再吃东西。一试还真管用，一开始喝二两，后来喝少了不好使，只要一吃东西就得喝半斤高度酒。我穿着钢背心，每顿饭伴着酒，每两三个月长一次疔毒，吃一茬犀黄丸，还打着吊针和吃中西药，十多年过着生

钢背心的故事



不如死的日子。虽说是公费报销，到九一年犀黄丸涨到一百多元一丸，每年报销一万多元。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经亲属介绍看了李老师讲法录像，十五日早我去炼功点炼法轮功。因左臂抬不起来只能用右臂炼，因腰上扎着钢背心不能弯腰只能站着炼。我每天早上骑着特种车，手里拿着两个铁球到炼功点炼功。第四天，辅导员说：“老哥，你相信大法吗？”我说：“不相信能

来吗？”（其实当时还只是想试试）辅导员又说：“你要真相信法轮大法，你就把那两个铁球子搁在家里别拿了。”我说“行，明天不拿了”。

炼功第六天奇迹出现了。炼功时闭着眼睛，我却感到从东北角飞来一个圆东西打在我的左肩上，打得我一趔趄。我还以为谁打我呢，睁眼一看人家离我都一米多远静静地在炼功，谁也碰不到我。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接着做“冲灌”时，左臂就伸起来了！我的眼泪唰就下来了，象断线的珍珠往下流。第八天时，扎了十几年的钢背心感到箍在身上难受，不能弯腰，炼完第三套功法我就把它解开了，接着炼第四套功法也能弯腰了。我太激动了！在场的功友们见证了我身体的改变。从此钢背心和两个铁球就再也没用过，成了古董，也成了我终身的记忆。现在我骑正常的自行车，用单轱辘车还能推二、三百斤东西呢。

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算起来我为当地财政节省医药费近二十万元，也少了被病魔折磨的痛苦。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救我，也许我都活不到今天呢。（二零一零年明慧网“5.13 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

安丘简讯

*46 位法轮功学员辛连福等人被安丘警察绑架。

到目前为止，已知被安丘警察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辛连福等共 46 人。大部分被劫持到但山洗脑班遭迫害。

2009 年 5 月 25 日左右，安丘法轮功学员田瑞霞夫妇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2009 年 5 月 22 日左右，贾戈张田戈村周姓法轮功学员被贾戈派出所警察绑架；5 月 18 日，张田戈村法轮功学员张宪章被贾戈派出所警察绑架；5 月 19 日，张田戈村法轮功学员于东春被绑架。

2009 年 5 月 17 日上午，安丘市民政局法轮功学员高秀梅，被安丘公安国保警察绑架。次日，高秀梅的女儿被绑架。

*6 名法轮功学员遭安丘伪法院非法庭审

2009 年 12 月 19 日，安丘警察绑架的 6 名法轮功学员孙宗旭、林树珍、唐培武、丁月兆夫妇等，遭安丘伪法院非法庭审 3 次，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安丘看守所，遭迫害。◇

安丘公安局副局长孙建涛的犯罪事实

安丘市公安局邪党委委员、610 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孙建涛，在安丘但山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手段极其下流残忍。近期，安丘警察绑架了 46 位法轮功学员。

孙建涛自任安丘“610”主任后，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去年 12 月中旬，安丘恶警先后绑架了 21 名法轮功学员，其中 5 人已被迫害致生命危急，并遭安丘伪法院非法庭审 3 次，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安丘看守所。所有被绑架到但山洗脑班的大法弟子的第一手材料都是经过孙建涛审讯逼供出来的。每天拿着电棍、皮棍等各种凶器、迫害大法弟子，不论年龄大小、男女老幼每个大法弟子都不放过，其中两位大法弟子被迫害住进医院。

孙建涛，4262999，手机 13706461956

盛万波，手机 13806362866

李升华，手机 13153632267

宋桂旺，安丘国保大队长。

胡绍群，安丘 610 副主。

“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



安丘恶警：孙建涛
警号：052625